

林则徐与宣南诗社

王永厚

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在从政的知识界中流行诗酒唱酬、集会结社的社交活动，嘉庆年间出现在京师的宣南诗社便是其中之一。

宣南诗社是当时由一批南方籍的京官组织起来的文学团体。先后参加者达三十多人，如陶澍、朱珩、董国华、潘曾沂、胡承珙、钱吉仪、李彦章、梁章钜、林则徐、张祥河、吴嵩梁等，他们都是诗社的中坚和骨干。

宣南诗社初创于嘉庆九年（1804），最初名为消寒诗社，创始人之一的陶澍有诗云：“忆昔创此会，其年维甲子。赏菊更忆梅，名以消寒纪。”（《陶文毅公全集》）点明了诗会的成立时间、名称及活动内容。当时诗会活动主要是登山游水，饮酒赋诗，迎送诗友以及为古人祝贺生日等。几年以后，由于人事变迁等缘故，活动一度中断。及至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，又由社员董国华等人发起恢复诗社活动，陶澍有诗记其事：“先甲逮后甲，董子复继起。一为登高呼，应者从风靡。”（《陶文毅公全集》）

复兴的诗社有了固定的聚会时间，“间旬日一集，集必有诗。”因为诗社活动经常在宣武门南潘曾沂宅举行，故改名为宣南诗社（或称城南诗会）。关于诗社活动内容，社员胡承珙曾回忆说：“尊酒流连，谈剧间作，时复商榷古今上下，其议论是以

启神智而扩见闻，并不独诗也。”（《宣南吟社序》）这说明宣南诗社的活动较从前的消寒诗社范围有所扩大，不独为消寒，也不仅仅是“雅歌投壶”，饮酒赏花；而且，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”，活动内容涉及学术思想，政治得失，说古论今，抒发情怀。社员中有的提倡“经世致用之学”，主张兴利除弊，如潘曾沂就有这样一首诗：“江南米价随潮涨，天上诗愁落叶多；旦晚若为根本计，小儒议论即谣歌。”（《功甫小集》）陶澍也有诗：“夙闻长安米，价高有如玉；有才不易居，况乃才不足。”

（《陶文毅公全集》）这些诗揭露了社会矛盾，流露出怀才不遇，对现实不满的心境。道光四年（1824）潘曾沂还请画家王学浩绘《宣南诗社图卷》以记诗会盛况。

关于林则徐入社问题，陶澍有“林（则徐）程（云芬）本后来”的诗句，说明林则徐是后来参加的，是由他的同乡同学李彦章、梁章钜介绍加入诗社的，时间是在他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回京后，即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的二月，直到同年六月离京为止，约有近半年的时间参加诗社活动。此时林则徐36岁，每次与会，“必作竟日叙，骊驹在门低徊，留之不能去。”（《云左山房文抄》）与诗友纵谈古今，畅叙经纶，相互激励，倍受鼓舞。

及至道光七年（1827）四月，他从福州赴京，途经苏州，看到潘曾沂珍藏的诗社图卷时，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，他在《题潘功甫舍人（曾沂）宣南诗社图卷》诗中曾追忆参加诗社活动的情景：“宦游我忆长安乐，听雨铜街梦如昨。朝参初罢散鹓鸾，胜侣相携狎猿鹤。……四序流连付游屐，百端悲喜归吟囊。岂无叹息居不易，臣朔朝饥米难索。室如蜗角车鸡栖，衣似西华履东郭。秀句要教出寒饿，高歌未厌填沟壑。”（《云左山房诗抄》）这篇长诗叙述他任京官时在公务之暇，与诗友们饮酒赋诗，抒发感怀，反映出当时林则徐生活清苦、愤世嫉俗的心境。

此外，值得提及的是，道光十年（1830）五月至八月，约有三

个月时间，林则徐因公务再度来京，曾与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、魏源、黄爵滋、张维屏等交游，过从甚密，与他们切磋学问，共叙治国安邦的抱负，这些使林则徐的兴利除弊、革新时政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农业科学院文献中心

金陵书局移飞霞阁时间补正

王 玲

《文献》1989年第一期吴家驹同志《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》一文，内容颇为全面，现对文中一处予以补正，供读者参考。

“金陵书局”节内，作者说：“移局飞霞阁的时间，《国学书局本末》、《版本通议》皆作同治七年，诸文沿袭是说，而《首都志·历代大事年表》则记载为同治四年五月。”未能作出断语。

查《国学书局本末》著者柳诒征所引用的资料为张文虎所著《覆瓿集》中的《舒艺室诗存》卷六《移局飞霞阁，寄寥养泉司马沪城》的诗序，诗序云：“同治三年，初复金陵，入城访冶城山朝天宫废址，见飞霞阁薨橑仅存，戏谓安得修葺为登眺地？其明年，官绅议以宫址改建郡学，巴州廖君督其工，稍葺此阁居之，同人屡来游宴。去秋竣事，廖君请移书局于此，合肥李宫保以为然。今春湘乡侯相回江督任，寻前议，遂迁焉。”张在书局校讎经史多年，所记事实经过较详。曾国藩回江督任系在同治六年三月，既云“今春”，则书局迁移当不出此年年底，是移局飞霞阁的时间似当为同治六年，何以柳文云：“七年移局冶城山之飞霞阁”？